



加拿大移民口述历史研究中心

——加拿大——

2022年，加拿大建国155周年

155年口述者，

1,769,195华人移民，

移？不移？好？不好？

对？不对？得？失？回？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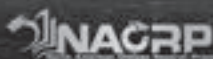
# 选择

(海洋省)

## Here We Stay

加拿大华人移民口述历史  
新时代移民生活“史记”

策划·  
王非



North American Chinese Research Press LTD.



## 编委会名单

总策划：王 非

总编辑：王 非

总制片：刘少青

出 版：杨 奇

摄 像：刘少青 余 海

影像编辑：Beck Liu (刘亦凡)

原创音乐：Patrick Moore

摄影：何 可 刘少青

沙金城 (大西洋地区)

余 海 (大多伦多地区)

文字编辑：王 非 李俊红

责任编辑：谈红扬

图书设计：李俊红

封面设计：李俊红

网页制作：李俊红

学术支持：莫广莹

英文总编审：陈晨

英文翻译：李远

英文访谈：DIANA CHIU (赵莹) 宋悦

区域统筹：陈晨 王红 (多伦多区)

荣萌 (魁北克区)

中国地区艺术总监：戴军

总摄影：余海

网络总监：张旭



Book Name: Here We Stay (选择)

Publisher: North American Chinese Research Press LTD.

H&R Immigrants Oral History Institute

Book Planning by: Fei Wang

Book and cover design by: Junhong Li

### *Copyright*

Copyright © 2021 by North American Chinese Research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and recording or otherwise-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except for brief passages quoted by a reviewer in newspaper or magazine. To perform any of the above is an infringement of copyright law.

All rights reserved.

**Bibliographical note:** First published in 2021

**ISBN: 978-1-989987-01-8**

**Canadian ISBN Agency 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Names: Here We Stay (选择)**

**Title:** Description: Charlottetown, PEI: North American Chinese Research Press LTD., [2021]

**Identifiers:** record <https://www.bac-lac.gc.ca>

Manufactured in the Canada by NACRP

2021



## Introductory Notes

On "HERE WE STAY— Our Choice 'Oral History of Canadian Chinese Immigrants'— The Maritime Chapter"

Chinese immigrants are an important ethnic group in Canada.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Canada 2016 census data,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Canada was 34,460,065, among which 1,769,195 were Chinese Canadians, accounting for 5.1% of the total Canadian population and ranking the seventh largest among all ethnic groups.

"Here We Stay — Our Choice" is the first book series that uses the method of oral history to record the individual Chinese immigration experiences and living status.

This book, "The Maritime Chapter", is the debut of the series of books generated from the "Oral History of Canadian Chinese Immigrants" project, an excerpt from our 19 interviewees. They are ranged in age from 19 to 90, vary in background from you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f recent years to descendants of the early Chinese immigrants in 1900's. Regardless of the social class, religion, jobs or profession and the achievements, our interviewees came from various backgrounds. We adhere to the principles of Oral history, trying to be an objective recorder refusing any predominate standpoint and any judgement imposed. The interview questions mainly focus on: status before immigration, the motivation to immigrate, application procedures, experience after landing, and reflections on the whole process. The complete oral record totals more than 300,000 words, with video contents of more than 60 hours. Any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readers, sociologists, historians, literary and film workers,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d relevant government agencies are welcomed to contact us for reference.

We are willing to establish a communication bridge to help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etter understands the Chinese Canadian group and to assist the Chinese public to know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For the future generations, this book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source to recognize their forefathers individually and as a whole.

This book is organized and published by the H&R IMMIGRANTS ORAL HISTORY INSTITUTE, a federal non-profit organization registered in Toronto, Canada, founded by several Chinese Canadian oral history practitioners, filmmakers, photographers, publishers, IT workers, and translators who have immigrated to Canada.

The "Oral History of Canadian Chinese Immigrants" project will be rolled out progressively in five areas across Canada: the Maritime Area, Greater Toronto Area, Quebec Area, Greater Vancouver area, and the Prairie Area. All publications of our project will be on in the same order. Related videos will also be presented on various video platforms.

As of December 31, 2020, we have completed interviews with 54 people in the Greater Toronto Area and the Maritime Area. The original plan was to complete the oral history recording of 155 Chinese immigrants on the 155th anniversary of Canada in 2022. However, the pandemic interrupted and slowed it down.

The "Oral History of Canadian Chinese Immigrants" project has been awarded the title of "Ten Oral History Projects of the Year 2019 in China"

—— “你是一只鸿雁，我要录下你飞行的声音。”

—You are a swan goose and I'll be the one to record the sounds of your flying.

华人移民口述历史中心

(H&R IMMIGRANTS ORAL HISTORY INSTITUTE)



## 目 录

侯铭心.....	1
何云凌浩.....	9
黄硕.....	17
姜宏民.....	25
刘凡.....	33
陆钢.....	41
罗海鹏.....	49
戚月明.....	55
王朝晖.....	63
王根.....	71
吴健.....	79

尹福革.....	87
张联.....	95
张焱明.....	105
周玄.....	113
ALBERT LEE.....	121
DAVID WONG.....	127
FRED LEE.....	135
MARY LING.....	141



# 侯铭心

女

年龄段：20-30

移民城市：北京—王子岛

移民时间：2010

前后职业：小学生—大学生







——“所以我觉得并不是语言好的来这边就可以很快地融入，或者哪个小朋友可能语言不是那么好他就融入不进去，这个一点都不存在。就看你是不是抱着一颗接纳的心，有没有勇气主动和别人沟通。”

我叫侯铭心，小学六年级时候随父母从北京投资移民来到王子岛。我到的第二天就被带去考试，其实不难，但是当时我考得非常差。我就坐在那边哭。因为我在北京时候参加全国小学生（希望之星）英语大赛，在北京得的二等奖，估计全国也是二、三等奖的水平，所以非常难过。我那天根本就不知道要去考试，现在我能理解了，但是当时就是接受不了。我觉得自己是在国内参加口语比赛能拿奖的水平，到了这里突然什么都不行，这对于我内心的打击还是蛮大的。

我2010年来岛上的时候（中国大陆来的）同学相对较少，加上我班里中国同学也就三个，全校算下来可能也不到十个人。来的时候赶的时间比较好，正好圣诞节，学校活动就比较多。小朋友们就一起玩，兴趣爱好相同的话就比较容易融入。所以大概两三个月我就融入得不错的了。我在国内的时候可能英语相对（同龄的小朋友）会好一点，其实来的时候英语有一段时间也是听不懂，因为我们讲的英语和本地人讲的不一样，但是你要主动去表达。主要是你要敢于去说，不能永远只是听。当然听也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你要勇于和别人去交流，在交流中你就能学到许多你不会的或者听不懂的。我自己觉得语言的学

习就是你想还是不想，即使我来的时候自己觉得英语还是不错的，那上课也经常听不懂或者跟不上。但是可能其它的孩子来了英语会说的并不多，或者有些障碍，但是只要他自己想去沟通、想去学，其实是可以很快融入的。所以我觉得并不是语言好的来这边就可以很快的融入，或者哪个小朋友可能语言不是那么好他就融入不进去，这个一点都不存在。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就看你是不是抱着一颗接纳的心，有没有勇气主动和别人沟通。

因为我只在国内上过六年学，所以只是针对小学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不同。在国内小学要上学特别特别早，回家特别特别晚，学习也是特别紧张，你所有的课是按部就班的，你没有感觉太能停下来的时候，这边就相对轻松很多。我（从小）做过许多义工。因为刚来的时候接触不到当地的事情或者人啊，所以仅限于接触学校里的学生和老师，后来知道这里有许多社区活动可以让你接触了解当地的人和事情，我就通过学校了解哪里可以做义工，慢慢尝试着去做。我过老人院，陪老人聊聊天、散步，或者这边有叫 **soup kitchen**，就是给有困难的人提供食物，我去帮着打饭，我觉得也是比较有意义的事情。

（关于中西方家长教育的差异），我觉得我从小家里就是散养的，在国内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没上过任何课外班，但是来了之后还是会觉得这边玩的时间会更多。那这边的家长会给孩子培养一些爱好，但是会更尊重孩子的选择。拿工作这件事来说，在成年之前如果你是可以出去工作的，西人的家长会建议孩子独立一点，他们鼓励自己孩子出去工作。那中国家长就会很心疼孩子，怕他们辛苦。但是我的父母支持我，他们觉得我需要出去接触更多的人，长一些见识，不可能永远在爸爸妈妈的呵护下。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初一的时候送报纸，就是每天早晨七点或者七点半之前挨家挨户送早报。一开始我抱

着好奇的心态，觉得挺好玩的，因为在国内只见过小报童的故事。但是冬天就比较吃力一点，因为天亮得比较晚，有时候雪也很深，我要送 60 份报，自己挎一个大兜子。送报纸不是我家长要求的，是我自己选择的。好多大人还觉得孩子这么小，怕不安全，其实岛上还是很安全的。报纸我送了有一年多吧，我送报的爷爷奶奶都对我特别好，每天一定要看到我，过年还会给我准备礼物。后来我不送报了许多人还和朋友一样，他们就拿我当孙女看待。现在当地人就拿我当本地人看，实际上初中以后我觉得就开始融入了当地，实际还是挺快的。但前提是你得有意地去和当地人融入，并不能觉得自己英语不好就很害羞，不跟别人沟通，等着别人来主动找你。你要去接纳你周边的环境和你身边发生的事情。

我在本地高中毕业后考到了本地的大学，也考了多伦多和温哥华的，但最后综合考虑还是选择留在本地。之前我觉得一定想去大城市，要上名牌大学，因为我从小在岛上长大，我也和同龄人一样觉得大城市生活丰富多彩一点。后来冷静下来想，小城市也会有小城市的好，相对发展也会好一些。大城市竞争更激烈，我自己年纪比较小，也希望安逸一点，那不如先留在这，然后一步一步踏实地往前走，等大一点或者毕业之后我再想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我觉得选择了小的城市不会对前途产生什么影响，是金子总要闪光的。（同时）并不会因为你上了名牌大学就自动地得到好的工作，还是看你自己的努力，不会只是因为一张毕业证你就能得到你想要的，我觉得不会。我做过的社会活动从两个方面对我有所影响：比如说义工或者社区服务对我融入当地人有大的帮助，可以了解更多社会的时事，和老师也更容易找到共同的话题。因为你知道在你的身边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大家聊的东西可以是一样的，对我们学生来说可能会融入得很快。如果从

工作的角度说，高中以后做过一些工作也是挺好的。因为大学毕业以后找工作也需要工作经验的，你只有在高中或者大学期间去接触不同的行业，你才能更清楚自己更喜欢或者适合哪些行业。你可以做一些对比或者选择，你大学之后就更容易知道你所选的专业和你想从事的工作是否匹配。

我除了做义工陪伴老人和发放食物之外，还在花店做过，有一些接待和插花的经验，也在民俗或者酒店做过前台、服务和管理，也经营过旅游行业。我现在是 UPEI 大学的华人学生会会长，还从做义工开始参加过八、九届岛上的华人春晚，最近的三届是做节目主持和翻译。我听到有一部分西人会说，我站在台上如果不看整个形体的话，我在说英语的时候就是一个本地人，而不是一个其它国家的女生在讲英文。

我现在信仰佛教，我心里理解的佛教是：因为它我自己可以去做更多善良的事情。佛教告诉我多助人为乐，多做我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我觉得佛教和小女生的其他爱好并不冲突，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佛教也是很时尚的。因为我信，相信由此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让身边的人更快乐，所以我觉得就是值得的，并不觉得它会占用了我的时间。许多事情法师并不是给你答案，而是不断地问你好多问题，这对我的思维能力有很大的提升。

现在岛上大概有 700 位僧众左右，法师大部分来自台湾，也有中国大陆的。他们当初也是去了不同的省份最后选择了这里，因为他们觉得这里很静、很安全，小岛的居民也和蔼可亲。我了解他们一开始也是满困难的，僧寮也比较小，上课的地方也比较小。近几年他们有了发展，目前快完工的有三个大殿，还在陆续地建。我觉得是他们



所做的努力让岛民也看到了，他们也在为这个岛做一些事情。他们常年为岛上有需求的居民提供食物，也给机构一些捐助。当地人和他们相处得也很融洽，互相帮助，目前据我所知并没有信仰上的排斥。因为西方也是大家互相尊重，不管你有什么信仰，我觉得有信仰总归是好的。不管你信哪个教，它也会教你一心向善，所以他们也会互相了解得更多。现在岛上的佛学院据说是全北美最大的，每年都有法会。佛教信徒会从世界各地来到这个岛上，每年将近三千多人，来自大约不下十个国家。





# 何云凌浩

男

年龄段：20-30

移民城市：南京 - 哈利法克斯

移民时间：2011

前后职业：学生 - 摄影师





作为一名年轻的摄影师和历史图片收藏爱好者，何云凌  
用他自己的方式和视角让我们看见了一个充满理想与追求的  
华人新移民的生活轨迹。



——“我的工资基本都在里面，媳妇儿很支持我，我觉得中国女孩可能就不一定。我有很多收藏的历史照片，还特别收藏有关中国和加拿大之间历史交流的照片，比较关注中国人在海外的活动情况。父母也很支持我，现在基本可以以藏养藏。”

我出国留学的时候，父母和我一样对这边没有太多的认知，也不太了解这种分别的感觉。真正让我有分别的感觉是第二次回国。因为相隔的时间比较长，我自己生活了一段时间，他们也过了一段没有我的生活之后，特别会想念对方。有了这个概念，以后每一次分别都特别难过。后来几次我父亲都是带着墨镜去机场送我的。我知道他会难过，我也会难过，不想看他。

我十八岁的时候第一次单独走这么远，心里没有任何概念。我就觉得也没有害怕，也没有想家。我就说，好吧，就一个人生活一段时间吧。我发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交通的问题，因为不会像国内坐车每一站都会报站。那段时间公交车没有更新系统，它会显示站名，但不会告诉你哪一站是哪一站。然后（下车前）你要拉一下那个绳子。我印象特别深特别深，我不知道要拉那个绳子。我看大家都在拉，后来才知道你要提前在到站之前拉一下那个绳子。新学期第一次到学校的时候我的住家没有送我，我要坐公交车 45 分钟，从很远的地方到学校。我是当时问了旁边一个黑人姑娘，我拿着个地图，我说你能不能麻烦到圣玛丽（大学）的时候（告我）在哪里下车。她和我同一站下的，所以告诉我什么时候下车。我当时住在 homestay，一个白人

的家庭，是当时学校安排的。那时候大家可能说话的口音比较重，用的词汇也比较少，但是我没有害怕，就说呗。心理上没有一点害怕，其实我当时比现在还自信，那时候觉得特别无畏。就觉得说呗，反正大家都不认识你，又是从中国来的，无牵无挂的那种感觉。现在倒有点畏首畏尾的感觉了。

我和我媳妇儿是在星巴克认识的，当时我喜欢拍照嘛，拿着相机，她在那里画画儿。我说我给你拍照好不好？后来看她画得挺好看的，我们就聊天，喝了点咖啡，在附近吃了晚餐，就这么慢慢认识了。她在高中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是美术生，做学校老师的助理。后来我们就结婚了，我觉得她特别直来直去，她喜欢就告诉你喜欢，不喜欢就告诉你不喜欢，特别简单。我之前处过一个韩国对象，也处过一个中国对象，感觉戏码太多了，呵呵。各方面的因素，家庭的因素，一个看你学历呀，看你工作呀，各方面的东西。她就特别简单，我们就是两人相互吸引，爱好相同，喜欢吃一样的东西。她也喜欢做菜，我也喜欢做菜，就是生活特别同步。我们也没有为鸡毛蒜皮的事情吵过架，可能要有也是很小的事情，没有太多的隔阂，没有附加条件。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就带了一瓶红酒到她家里去，我说我要买一个贵的，她说买一个图案好一点的吧。我就挑了一个上面有猫头鹰的，因为她爸爸特别喜欢猫头鹰。

她没吃过鸽子，回到中国吃了一回鸽子。她回来以后就到处跟人讲：你知道鸽子肉是黑颜色的吗？因为她在高尔夫球场工作嘛，周围都是白人。她每一次都给他们讲在中国的经历。那个时候给我感觉就是玄奘到西天取经，回来以后把西域的见闻（写成）西域见闻录那种感觉，传播给她周围的朋友，告诉他中国怎么样的，筷子不是这么用的，很多餐桌礼仪等等。她告诉他们，很多西方人对中国人有刻板

的印象，但不是这样的。

我是和当地人结婚留在这里的，我毕业后的同学回国的占多数。很多因为家里有自己的产业啊，就直接让孩子回去继承父母的那些工作了。想留下来的人也是各种过程都要经历一下子，我认识一个朋友是我们原来一个摄影团队的，他现在给我们当地的一个酒吧做视频，他好像是通过那个做了移民。也有经过了很多努力也不成的。有一个是我打工认识的，那个人被他打工那个餐馆坑的挺惨的。干了很长时间，老板答应在年底给他省提名的时候签字，但是一直没有给他办。一直拖到今年，今年他是因为腿部烫伤了以后华人圈里爆料知道了这件事情，但我不知道他移民有没有下来。反正一直很久，老板一直在卡，一直以各种理由想留住他。因为那个餐厅压力特别大，比较难做。现在我朋友说哈法有 2000-3000 中国留学生，我觉得应该不止。在哈法我知道的大学就是达尔豪斯、圣文森特、圣玛丽，还有一些就是社区大学，阿卡迪亚就是远一些，在狼村那边。他们许多会回国或者选择去大城市，就业机会比较多。

我去过多伦多和渥太华，2018 年我是去国会做演讲。因为当时 BC 省的 NDP 的议员关慧珊（音译）要推动南京大屠杀作为国家公祭日，来我们省做了个演讲，我通过那个机会认识了她。因为我的外婆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我刚好也收藏了这方面的史料，所以我就去国会的新闻发布会做了一个演讲，帮助她推动加拿大了解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信息。因为这边有犹太人的纪念日，所以关慧珊（音），是个香港人，就想推动一个和华人有关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日。她发现这边的历史教科书里面对中日战争和这方面的提及非常少。因为那年我去的时候别的提案非常多，都比这个更重要，所以这个提案没有被重视。我参加这个演讲是因为它和南京有关，而且我收集了这

方面的史料。在国会上可以通过新闻发布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个历史信息。

我从初中的时候就喜欢逛书摊，从买旧书、旧东西、收藏邮票这些开始我喜欢了收藏。最开始我收藏抗战文物，后来发现影像更能记录更多的信息，通过影像你能考证出更多的背景历史，它是在什么环境下被拍摄的，它比文物有更直观的表述。我对抗战文物的兴趣首先因为我是南京人，小时候一周去一次大屠杀纪念馆。我特别喜欢历史，当你能挖掘出一种历史信息你特别有满足感和成就感。我收藏了我曾祖父的日记，他对 1938 年国内抗战的大小战役都有记录。

我的朋友做这行的几乎都在国内，岁数也比我大。有一个年轻的朋友，在多伦多，他主要收集滇缅战争远征军这方面的老照片。现在网络很发达，一些大的拍卖行入驻了在美国的一个拍卖平台，很多家拍卖行在那里，我就不停地更新看任何与中国有关的影像历史资料。这个很费钱，我的工资基本都在里面，我爱人很支持我，我觉得中国女孩可能就不一定。我有很多收藏的名家的历史照片，还特别收藏有关中国和加拿大之间历史交流的照片，我比较关注中国人在海外的活动情况。我父母也很支持我，现在我基本可以以藏养藏。

虽然我的同学好多都回国去继承父业，我父母倒是喜欢我呆在这里。可能他们觉得中国的人际交往比较复杂，我不太擅长。再有就是这边环境也更好一些，他们也希望有一天能过来居住。我现在是永久居民嘛，觉得永久居民这个状态是最好的，有机会还可以回国。但是舍弃了国内的美食，还有现在国内发展的速度也很快，包括我感兴趣的影像方面、科技交流方方面面都在进步，加拿大起码我待的这个城市发展还是比较缓慢的，生活节奏也慢，和国内没办法比。有时候



还是更想获得国内的效率和工作资源。有时候我挺羡慕国内拍照片不会受到气候影响，在这边夏天自然条件特别好，但冬天只能在室内拍，在屋子里待着也比较压抑。作为留学生如果没有太高追求的话，留下来还是比较容易的，如果你想发大财你就得去美国或者多伦多这样的大城市。我也想过搬到蒙特利尔去，因为那边艺术中心特别多，市场也特别大，资源也更丰富。我这里这些年除了外观上的变化，本质上没有什么变化。我觉得加拿大最吸引我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比较容易，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环境都比较舒适，有秩序、有规则，让人感觉融入到自然里。如果在国内忙于工作、忙于生活也许就忽略了这些东西，感觉在这边更能体会到生活。



黄硕作为 PEI 联邦艺术中心执行董事在讲述岛上最著名的《安妮的绿色小屋》。



# 黄硕

女

年龄段：30—40

移民城市：北京—温哥华—王子岛

移民时间：1996 留学 - 2007 移民

前后职业：留学生—国企 - 教育集团董事长





校长在她的 STUDY ABROAD 学校里和学生们愉快地交流。



——“因为我在这么一个教育家庭氛围里长大的，我自己又经过了留学的这个阶段，所以我对做国际教育一直是很有兴趣的。”

我来加拿大是十八、九岁。（出国）可能也是受家庭影响，因为我父母亲都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他们是同班同学，后期我父亲留校了。所以我其实所有的童年生活都是在清华大学校园的里面度过的，在清华长大的。

那天离开北京的时候我印象挺深刻的，我父亲送我去机场，我妈妈找了个理由没去，她可能有点怕控制不了自己情绪。我爸爸和几个叔叔，都是高高大大的男生送我去。那个时候的北京机场不像现在，你可以在外边做 check in，然后再进去。那个时候是我一个人得拎着两个大箱子走进安检，他们就不能再往里走了。他们在背后看着我，一个瘦瘦小小的小女孩提着两个大箱子，自己拎起来放过安检的机器。但是我好像情绪非常好，回身还跟他们招手，好像很雀跃地飞出去的那种感觉。我印象很深，在飞机上有一个大概 40 多岁的叔叔，他看我很小，（又是）自己（一个人），他说你到加拿大去干吗？我说我去读书。他说就你一个人吗？我说是。他说你看你到的那一天正好是个长周末，到底有没有人来接机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我不知道谁来接我，可能学校应该会安排吧。他就说你胆子太大了，你也不知道

谁接你，也没有亲属，你一个人就往温哥华跑。后来他给了我两个两毛五的硬币，跟我说你到了机场如果没有人接，你用这个可以打电话。因为我当时也没有手机，我说好的。但是我好像在那个年纪一点都没有恐惧，就觉得行，没问题，我都能搞得定。到了以后可能是学校派了胖胖的一个外国人来接我的，他拿几张纸举着我的名字。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我的英文也不是很好，自己拿了一个中英小词典，就一边翻一边跟他聊，一边翻一边聊，也完全没有觉得恐惧或者说想象的（陌生）。那还是纸本的字典，90年代末还没有手机。

其实我来之前家里有争论，妈妈不希望我出来，但是父亲比较坚持。其实最终他们还是问我的意见，就是我自己想出来。我妈妈当时就说，你不要到时候去了那么远，又哭着打电话说要回来。我说不会的，绝对不可能。后来也确实从我出国这么多年以来，从来没有遇到过什么事哭着鼻子打电话回去，没有。其实我可能是觉得有什么事情哭其实是最没用的一个办法，还不如自己想办法。刚去也会遇到很多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是可能想的都是很正向的。我可能是属于那种心比较大的，就会想自己怎么解决，想办法。

当时我们上学的时候，包括教授对中国很多的不了解，他们在授课当中会有一些他自己对中国的想法传达出来。或者说他主要接触到的讲到中国的个别发生过的一些事件，和一些时期的比较敏感的东西，他会有些扩大，或者说用他自己的一种理解来试图传达给他的学生，会有这种状况。

我们原来在学校里有一个文学方面的教授，他经常在课上会有一些指导性的阅读书籍，包括他会特别来讨论一些他认为比较有价值的文章，希望他的学生能够给出一些意见。他在一个时间段内频繁地

挑选一些跟中国相关的敏感时期的，比如说文化大革命等等，这些时期的文章，可能这些文章也是一些在海外的华人写的。当时他频繁挑这类的文章，在我们班级里面要求我们全体学生都给予相关的意见，或者说需要我们写一些相关的文章来完成作业或者是考试。

有一次他又在考试上给出了一篇文章。以前他只是会在留作业时候给一些选择性，比如说有三篇，其中可能有一篇关于这些方面的。但是那天是一场期中考试，他给了我们一个文章，这个文章是完全关于中国的，而且文章之前我也看到过，我觉得里边还是带有很多作者的个人经历和从他个人角度的一些观点，我可能并不是很认同。那一天他又把这个文章拿出来，希望我们作为期中考试的题目，而且是唯一题目，让我们班里的学生来写。在我们班里中国学生是有的，但是多数还是从世界各地来的学生和加拿大本地的学生。所以我当时的第一感受是，我觉得这样的做法是非常不公平的，作为教授他可以选择，但是他也应该给学生一个选择，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中国学生来讲是有些伤害感情。当时我跟他在班里提出，我说我希望他能再给一个其他的题目，我们不希望这是唯一选项。他当时在班里面就跟我讲，不会，他就只有这一篇，如果我不写，我这个考试就是零分。我就在班里跟他讲：好，那我选择不写。我当时就收拾了我的书包走了，离开了教室。可能其他同学觉得我这是“壮举”，但于我而言，就是坚持我自己的看法。我离开教室去了我们系主任的办公室，我跟他讲了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国学生来讲是并不公平的，而且你伤害到我们的感情。当然作为老师你可以有你的选择，但是我希望你也给学生选择。我们有权力选择不写，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就要给我们零分。后来我们教授向我们中国学生道歉了，也给我一个补救的机会。

这件事情之后我也跟教授（就这件事）做了一次比较深入的谈话。

我觉得我们中国学生到了国外避免不了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因为我们可能站在不同的角度，我们有不同文化背景。但是起码首先大家应该尊重对方，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度，你应该尊重我，我尊重你，愿意做这样的选择。可能作者的立场也好，对这个文章你有自己的看法也好，但你应该尊重我们，其实是双方尊重的一个过程。这个事是在一年级的时候，我可能就是遵循自己内心的一个感受。

（毕业回中国工作几年之后，我和我先生一起又决定移民到了爱德华王子岛），可能是由于我自己的成长背景，让我对教育一直是非常有情怀的，就喜欢做教育。因为我在这么一个教育家庭氛围里长大的，我自己又经过了留学的这个阶段，所以我对做国际教育一直是很感兴趣的。当时思博国际学院多数的学生生源还是从日本、韩国、墨西哥周边和一些相对可能那个时候他们认为签证率比较高的国家来的，但是恰恰在我要收购的时候，中国小留学生也好，还是家长们送孩子出国读书也好，这个事情已经开始越来越被大家所接受了，我觉得中国可能后期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市场。

在这个过程中还挺多困难的，当我第一天走进这间学校的时候，所有的老师都觉得我是国际留学生。因为当时我还不到30岁，所有的国际学校里的老师基本上平均年龄都应该在40-50岁。

第一天我走进这间学校，原来的股东召集老师们在一起开会，但老师们并不知道是为什么事，他们以为那个会是要宣布涨工资。结果没想到走进来一个小姑娘，才宣布这个人将是他们未来的老板。大家当时所有脸上的表情是非常错愕的，而且带着很多怀疑。（可能他们当时心想说完了，这个小姑娘是谁？她看起来就跟我班里的学生一样，她能对这个学校做什么？我们未来这份工作是不是还能保得住？所以



大家脸上有很多的疑问，而且在当天就给我出了很多难题。组会者最后说你们大家还有什么问题？他们说对我有问题。我说 OK，那你对我有什么问题？他就说你对我们的教纲了解多少？你知道我们的课堂是怎么运作的？你未来想对这个学校做哪些规划？可以说当时场面有点失控。我当时说：今天是我第一天走到这儿，我觉得我今天先应该了解的事情是我想听听你们每个人告诉我，你的名字，你们在这个学校做了多长时间，你主要是做什么的？我说你提到这些问题，以后我都会给你一一解释，但我今天走进这间教室是想了解你们。

所以在后面的三年里，我可以说不休息过一天，每一天都在学校，而且每天都在迅速地学习。因为我知道他们当时问的那些问题我没办法回答。我也知道其实我买了这间学校，我做的每个决定都关系到他们每个人的生计，他们都有孩子要养，他们有家要养。如果不认真对待这件事情，可能是毁了人家家庭的生计。所以那三年的时间，我是花了很长时间在学习，当然也撞墙，也做了一些事情，发现其实中间有很多文化的差异。

我原来想我已经在另外一个公司学习了三年，起码对这边的商业运作还是有了解的，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和你站在一个管理者的角度上还是差了很多。当时我们的几个老师带头在学校里面做了一些比较 challenge，挑战我的事情。他们都是很资深的老师，而且教学能力很强的。有一个老师带头做了一些很可以说冲撞我的事情，但是当时我并没有说什么，我是想（尽量保持不发生任何冲突，争取一段时间来）先稳住我们管理层。然后我看了一下她的合同，最后我在她合同到期的时候没有续约。这件事情当时我们管理层是非常质疑的，他们说这个是我们学校非常好的一位老师。连她自己可能也不会预期到她合同到期没有续约这件事情。我说我知道，但是我做这件事情是有原

因的，我说她后面带了四五个都是我们这边非常有经验的老师，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杀鸡儆猴。所以今天我必须要杀（裁）掉她，否则的话后面我整个场面都没法控制。她走了，我可能还能找到更好的，或者我再培养一个更好的，但是她在这我可能整个团队就坏掉了。其实外国人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可能一开始会对你有质疑，但是如果你能告诉我你会做什么，你能做什么，你为这个学校能带来什么，在关键的时刻你能够挺身而出，那我就服你。

经过几件事以后，我们管理层的副校长也好，还是我们主管运营的、主管教学的，还有我们招生的，他们都会跟我说：“Sherry 我们知道你是一个 **strong girl**，但是我们不知道你是这么的 **strong**。”所以还是要经过一些事情，首先就是我的管理层先要站在我一边，然后我才能做后面的一些动作。

姜教授在自家后院给我们展示他自己种的桑葚硕果累累。

姜教授在自家后院给我们展示他自己种的桑葚硕果累累。

# 姜宏民

男

年龄段：80—90

移民城市：台湾新竹—美国—王子岛

移民时间：1967

移民前后职业：留学生—退休教授





姜教授每次回到自己的森林就快乐得像孩子一样。

姜教授翻出来当年登载他写  
渡船的故事的旧报纸。





——“我登岛是1967年8月15号，在 Prince of Wales College 做心理学教授，那时候我37岁。”

我在台湾出生，祖先是大陆来，后来美国波士顿一所大学的博士学位。我离开学校的时候是1967年，所有的课都完成了，就是论文还没有写好，我就来王子岛教书了。

那个时候王子岛有两个大学，一个大学是天主教的，叫做 St. Dunstan's University，另外一个是没有宗教性的，叫做 Prince of Wales College。他们需要新的教授，教务主任想请一位教心理学的，他特别有要求，他说不要动物心理学，需要个人本心理学的教授。

我波士顿的教授就是有名的人本心理学创造者。（教务主任）听到教授在那边教书，他就从这里打电话给我的教授。他说我正需要人才，你有没有学生想来这里教书？我这教授说有，这里有一两个。他就叫我一个朋友跟我说这是很好的机会，要不要去那边看看，看看喜欢不喜欢？这样我们就来了。

来的时候还没有 UPEI，结果来教了半年，这里的省政府要两个学校合并，盖一个新的。两个大学都不愿意，因为现在差的太多了，一个是宗教性的，一个是没有宗教性；第一个是比较保守的，另外一

个是比较先进的。这个闹了一年，省政府说你们假设不合并，省政府不给你钱。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了，两个大学合并成了 UPEI。我之前就已经是 Prince of wales College 这个大学的教授了，那时候我 37 岁。

从波士顿大学应聘到这个岛上的大学当教授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过爱德华王子岛，根本不知道的。因为这个是小地方，我就在美国的地图上找，找不到。所以我有点担心，我跟我的教授马斯洛商量：我说那个地方很偏僻，我应该不应该去？因为我论文还没写好，我原来的计划就是留在波士顿，论文做好，博士学位拿到了以后才开始找工作。结果这样有机会了，我跟我的教授商量。他讲了一句，他说，他叫我民：“民，假设我是你那么年轻的话，我就去。”其实我不是那么年轻，三十五六岁。我听到他这样讲，我就决定了，我去。

那个时候很自由，那个大学给我们两个，我的朋友跟我，要什么他们都给。要多少书，要怎么样教，完全让我们自己决定。我来之前还没有心理系，学校到底比较小。我来以后才设立了心理系。

我登岛是 1967 年 8 月 15 号。其实我在费城的时候就结婚了，我太太从台湾来。结婚以后就搬去波士顿，我们在波士顿住了四年就有了三个孩子了。还没拿到博士学位，孩子就先来了。那时岳父岳母刚刚从台湾来看我们，那个时候台湾刚刚开放。以前出国非常困难，年轻人要到国外留学的话可以申请，所以我们很多年轻人就是用那个办法出国。到了 1967 年稍微放宽了一点，年纪比较大的人也可以出国旅游。我们来岛上的时候，我们夫妻带上三个孩子，带上岳父岳母一个大队伍来的。一个小车子坐得满满的，整个家就一块搬来了。

刚到时候 Prince of wales College 就在城市里面，现在的荷兰学院那个地址。后来他们扩大了，校舍还在那边。另外一个大学那个

时候他们说在郊外，现在其实都是在 downtown 市内，那个时候他们都认为是郊外。UPEI 合并的时候，我们就搬去 St. Dunstun，只有几栋，现在很多新的校舍。就在现在 UPEI 这个位置上，当时这是一个很远的郊外。

我记得我们来的时候正是夏天，从轮船下来，我觉得这个岛上实在太美了。我在美国住了九年，都住在大城市，来到这里非常有乡村的气氛，我觉得非常好。我在农村长大，所以我特别喜欢田园气氛。这个环境适合我，我太太开始不习惯。因为她一向都是住在台北，而且他的亲人都在台湾那个时候，她还是有点不习惯。我是喜欢，而且我发现这个地方有很多地方会（能）钓鱼，我喜欢钓鱼，非常适合我的性格。

来的时候我没有长期计划，我想去这个地方看看。结果第一年就碰到两个大学合并，很多人就离开了。跟我一起来的，尤其是 Prince of Wales College 里年轻的教授们，他们认为合并的大学不一定是他们原来想要的，所以很多人离开。我的好朋友也回（了）美国去，他在美国找到了一份工作，也在大学，也是当系主任。所以他要我跟他一起去那边教，我考虑了很久到底去不去。那是美国的南部（一个城市），他们可能有很多民族歧视的偏见，我太太不愿意去。她跟我讲，假设你去，你一个人去。她那个时候已经得到了一个工作。她在美国是念儿童教育学，她来到这里，开了幼稚园，是属于大学的幼稚园。她刚刚开幼稚园，开始喜欢这个地方，所以她不愿意去。后来我考虑了很久很久，好几年，因为我那位朋友叫迈克，他拼命地要我去，我心不定。有时候我想跟他们一起，有时候我想不去，翻来覆去考虑了很久，后来我还是决定留下来。结果留下来不久我的教授，马斯洛教授，他去美国的加州。他开始写书，做研究。他写信、打电话

给我，他说我想要你跟我一起工作，要不要来加州？我说好，等几个月我论文写完了我就去。结果论文还没有写完，过了几个月，他就去世了，心脏病突然走了。那个时候我非常伤心，我的计划又改变了。原来要去美国帮他工作，他那不成了。我是那个时候就决心留下来，那是 1970 年。后来我就专心教书，论文写完，拿到了博士，决定这样做下来。我很喜欢这里的学生，他们没有什么偏见，都非常愿意学，我跟他们的关系非常好。

我来的时候岛上华人很少，大概两、三家而已。后来我才知道，早年来，我说 100 年还是 90 前来的，那个时候是开洗衣店的华人。他们的子孙还留在这里，这些人跟当地女人结婚生了孩子，这些子孙看不出来，他们的风俗习惯都是当地的。

我当时进大学教书的时候，我那个学校没有华人教授。有一位姓白的，他在这里教物理学，不过他在这里留了大概不到一年，我来以后不到一年他就走了。等于我是读书人里头可能在这儿待的最早最长的，有几家是开餐馆的。

当初生活上很多不方便的地方，比如说我们想买豆腐，豆腐都买不到。酱油都是小瓶的，买米也很困难。因为亚洲人少，所以这些中国的杂货就很不方便，买不到。我们往往去大城市，像去多伦多的时候，买一大车的中国生活用品，菜、米买回来。豆腐自己做，从大豆开始研究，做出来有点不像，不好吃，那种很硬的，还是豆腐了。但是因为这里的环境、人情都非常好，人民都很友善，所以我还是喜欢这个地方。

当时（出岛）没有联邦大桥，一定要坐船，非常不方便。坐船的地方还是一样，Borden，我可以跟你讲一个故事。



(我来后)第一个冬天,圣诞节的时候放假了,我的同事说放假的时候你一定要出去玩一玩,回来开始教书,我们就听他们的话。他们没有讲冬天的时候开车子非常辛苦。我们开车子去美国,由于我的太太住在 New Jersey, 所以去访问她。去的时候没有问题,回来就不同了。

在路上碰到大雪,那是 12 月 31 号除夕。我们想赶最后一班船, 11 点开。所以从美国的 New Jersey 差不多一千英里,我们在赶路。结果碰到大雪一下子我们就慢下来,在路上还遇到困难。因为我一个人开车子,我太太说我给你换,让你休息一下。我说好吧,她开始开。这是在 31 号的早上,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她就开,结果碰到了路面都有冰,他们叫做 black ice, 冰看不到,黑黑的。她一慌,车子就开始转,在马路上转。我还在睡觉,就觉得好像车子要掉下什么深的地方。我说糟糕了,结果没有碰到地面,好像车子忽然的停下来。我眼睛一睁开,才知道我们还在马路上。结果打转以后,车子就回到原来要去的方向。我马上跟她换,因为她心怦怦跳,没有心去开。我就开了,开到对岸要坐船的地方,一看轮船刚刚离开了。我(说)糟糕了,那是最后一班(船)。

(那是)冬天最冷的一天。我觉得车子里面的汽油已经快没有了,也不能回去找旅馆,待在那边汽油就会用掉,我就开始担心了。我太太开始哭。幸亏那边还有一条船,我就冒险了,我想去那边看看那个船什么时候开。我知道(按说)第二天早上 6 点半才可以开的,我还是跑上去找那个船长。船长正要睡觉,我找到他。我跟他讲我们的故事,结果他非常同情。他说:“你不要担心,我会送你们回去”。我说:“送我们回去?你说现在?”他说:“是,现在”。他叫我把车子开进来,那个船是会载火车、载车子的,他就载我们一部车子开回

来，我们下去他又开回去。

那一天晚上，我根本没有心思、没有时间去问船长的名字。因为三个孩子都生病，在晕船，我太太也哭得不像样子。

这个船长专门开船送我们一部车子回来。

这个事情以后，我写了信给他，谢谢他。他回信给我，邀请我们去访问他。结果我们忙起来，总没有机会去再访问他。

过了30年以后，联邦大桥就盖了。那会儿渡轮就没用了，他们停驶。我就忽然想找那个船长，所以我再去找他。他早就已经退休了，我很久都找不到他的地址。后来找到了，我就去看他，他已经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我找到访问他，他跟我讲，他说那一天晚上你差一点找不到我，因为我快要睡觉了，幸亏你来，我才能够把你送回 PEI 去。他还跟我说他有癌症，但没有讲他会死。他说他有癌症，在治疗，结果过了一个月他就去世了。

幸亏去访问他，他很高兴看到我。他去世以后，他太太写信给我。她说谢谢你，你来找我们，我的先生非常感动，谢谢你。

岛上一般人都非常友善的，假设你什么地方出事，车子抛锚，他们都会帮你忙。这也是我一直能够在岛上留下来的一个原因。

鸣谢：

D&L、 Jincheng Sha、 Mingli Wang

Shulian Yu、 Xiuxu Ning、 Yanming Zhang

Yanlin Li、 Yi Liu、 Zhonghua Wang

Zhijia Chen、 21th Century

感谢海内外华人朋友对加拿大华人移民口述历史项目的大力支持

志愿者名单：

曲玲玲（特邀责编）

曲世卓 杨雨羲 谢琪竹

黄智伟 张斌驰 黄立飞

刘子沛 李国文 侯竞茜

孔 森 崔椽源 黄翰翔

Eman Cai eric zhao

InvictusG Geoges

